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四十六

明　章潢　撰

大同總敘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東至枳兒嶺西至平冦城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西二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西則平冦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敵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敵入順聖諸處之

衝此二邊俱壞寇直抵鎮城況寇在套中而平寇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敵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𠫭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此去鎮城九十里舊為二邊又九十里為大邊各牆堡連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敵鎮河五堡於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堡居中復添設分守𠫭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先年邊政嚴明警則大邊可復受鎮寄者當留意焉

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為王庭

墩軍卒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敵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義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實為東西寇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壯人

貢路例在大同正徳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歳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耶夫北人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歳歳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歳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𡙇耗弊在各城搶兊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黄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

套中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為難守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

延東三關並畫西畫黃河東岸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達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世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焉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聯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往牧之敵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敵任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敵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

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北人克斥三關不能禦近議於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陜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紫荊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居庸邊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兑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

薪水門戸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逺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裒斂公廵撫之日裁賦役禁掊尅恤調遣優死傷未甞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

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威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令之道馭令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為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大同邊圖
圖書編
五

神水湖
八歯頭
赤山
蘇武日
李陵兵
舊安東即雲内
凌角湖即單于城舊四雲川
舊靖遠
舊鎮虜
五老日
舊東勝
即大同中屯衛
舊豐州
青塜
天橋兒
舊定邊
兎毛河
王林
右衛
口
忠
威遠口
王忠官
楊鐵山
黃家山
楊順
口平虜
井坪
奶河
紅門
老營
水泉
草垛
黃龍
滑石
禪林
小口
八柳
寺馬
鴉站
偏頭
灰溝
婁子
羅圈
唐家
五花
得馬
楊
兎
曲
河
黃甫
井利
滿民
朔川
水蓮
夾柳
馬方
嚴備
神池
黃花
土棚
叉井
八角
羅漢
永興
羅漢坪
支鍋石
二馬
大河
立寧武
楊方
廟今
石匣
鵰窩
吊橋
伙武口
亭伙武浮
河曲
保德
鎮西
鎮遠
岢嵐
汾河
寧化
嵐山
靜樂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花布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折銀三錢）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

一兩夏秋税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匹（每匹折銀四錢）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大同事宜

大同府城夏商屬冀周隸并州或為代或為趙至我朝洪武五年大將軍徐達築甎城周九里一百八十步高四丈二尺東至枳兒嶺二百一十里西至丫角山三百四十里南至鴈門關二百六十里北至鎮羌

堡八十里治府屬縣一代藩封焉設廵撫都御史并分廵僉事戶部分司又設總兵官一員遊擊四員山西行都司及衛所總官軍二萬三百二十三員名視宣府為加備庫貯主客兵銀一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两有奇倉庫主客兵糧二萬五千八百二十石有奇料三萬二千一十九石有奇草一十二萬六千九百餘東是鎮外則捍北敵以藩屏乎幽燕內則接并冀以拓來乎晉魏顧與敵為一牆之隔吁聲可達則

視諸邊為獨重在天順之末北部入犯數經殘掠而近年以來自是鎮之衝而長驅者多不勝書設險崇防以戰為守則今日不可不亟為之圖也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六百里其全壤特與敵為密邇登牆則敵在其下平地則敵或在山有跂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偕撫臣與隨行司道出視市場之外則敵帳在焉呼而犒之升

高北望數百里皆平曠無關闌詢之諸將云皆大敵帳也往敵未貢時近敵之郊絶無人跡雖廵按之行必架梁而後進猶有㡬不免者其在今日誠謂邊鄙不聳而四陲晏然此邊民之快覩也中間有新工未接而舊牆尚存者則頹垣敗壁僅存形影敵馬精强可以一策而上計先年所報謂敵拆牆而入者夫亦為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拆耶夫一家之門必有藩籬烏獲而肉袒固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百里之長邊

而恃此以為備固宜敵之長驅莫或限之居者耕者旦不謀夕即守堡副總叅遊等官處於瀕危之地其勢不陰有以賂敵無以安枕剥軍士之膏血以為私賄之資又安能以一矢相加而怒敵哉敵惟其不欲入已矣入即零騎數十人可以徜徉而長驅況於大舉乎何以故積威所刼舉鎮聞警炮之聲則百城皆廢自邑郭之外悉以委敵而沿邊民堡無復孑遺今邊民且耕且聚已六年矣而殘敗之形尚可覩在眉

睫事體壞爛一至於斯意當時邊將有能賄敵不數入者夫亦暫休之一策而其軍士亦以為固然而不足怪使天未悔禍敵不款關則殘掠之禍率均九邊而其在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牆無以拒敵而牆非高三丈以上則敵且潰以入險設崇臺明烽火其使邊民並耕之牆可望成功而牆臺既完又漸修腹内之堡以防有急之聚則大同之民庶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蔽伊亦有籍也修邊之役

九邊所同而大同尤為切務限以十年則以敵之情不可測或者云併工以速集亦大同之急策也始者大同之民以邊之不可恃而敵又數長驅不能禦也則有竊出而從敵耳是以五堡之變充灼之叛往往出於大同而令拜甡之聚無慮數萬豈其民之甘於入敵耶邊不足恃而敵患最急非入敵則無以自紓也内防蔽而地不可耕所謂執梃而走險不復能擇者何可以厲法禁也先有殺掠之慘又有竊逃之患

自款貢以後即有復還與生聚者亦安得遽復國初之舊今邊工漸具而人烟尚稀則曠土不闢生意猶荒雖牆臺其誰與守是大同之募民以實塞下於修牆之後不可不講也按載籍自嘉靖初年皆嘗調宣府延綏之兵以衛大同誠危之也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薊鎮豈所謂先其急耶令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葢以危迫之區方不足以自救而乃責之以庇鄰

人是何異人方饑餓且困而又奪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羸且死也近以修工亦既准免其一枝然謂敵既貢矣在薊亦不過以修工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千餘人之力舍已耘人邊臣以為病酌緩濟急兵政所當先謂大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即不終罷者且暫留以為六百里見急之工限完而再調可也是大同之請留援兵於募民實塞之後不可不講也大同據一郡雖無起運而有存留

其民之被殺者其戸絶矣而派有定額甲去則乙之存者為之賠殺者多而賠者少久之則并乙而疲且逃矣乙幸不被於敵而不免於疲且逃是相率而盡之術也清理戸之額而為之均稍加調停以存其倖而未殺者而其甚凋之調理則責撫臣以别為之處庶里邑可望漸復是大同之清查逃絶於請留援兵之後而不可不講也大同之所謂存留者要以供王府禄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為之供

其數正相適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於敵而宗藩給祿之額則且百倍於初民不能盡輸即輸而不能滿其額而生長日增將至於不可繼令宗藩之不給天下之人皆知之矣如開封桂林同爲急切然彼爲一省尚可或括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邊也置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故或者有欲將族繁如潞城昌化等府遷封於别所如襄藩之例幸聖明加之一念此又不特爲大同慮已也

是大同之議處藩禄於清查逃絶之後而不可不講也嗟乎外欲修邊而大同之驕軍素不便於役則工將誰程内欲鳩民而大同之鈌額且使存者并逃則民將安聚禄賦日曠而大同之民貧勢難以復加則供將安出是以謂大同之難視各邊為最而今始可以稍延者敵尚未之有變也前謂大同事勢守一而戰九大敵之帳板升之聚相去不數舍萬一稍動大同其何以支乎此之所以乞陛下視大同其毋均各

邊可也

宣大總論

國家威靈視兩漢什伯之一頃歲敵奉貢請封其恭順過匈奴遠甚維時廷議藉藉有言互市之非便者有言所市漢物不宜恣所請者聖天子弘覆載之仁推赤心待之五六年來敵奉約束惟謹即文學所稱班彪所論其為利孰與今日哉顧敵情叵測自古則然撫與戰守之圖誠未可一日釋慮也夫今之大酋

住牧豐州正直我大同塞其子若姪株連宣大之交河西套敵所覘以為向背者也薊鎮自敵和後羽書稀聞陜以西則弛堠安枕舊矣惟遼左孤懸關外三面受敵環遼諸部又陽順陰逆而勾引邊民為之鄉導此之可虞猶未若宣大之為急也宣大安則諸鎮安矣善乎漢人之策匈奴曰交接得其情則折衝却敵應對入其數則反見輕欺令第令宣大撫臣羈縻有方威信並著譬諸弈手角技然或操或縱務俾悉

中機宜時有小小寇掠即明言於朝宣示期約必得其罪人乃止毋私為設購以啓彼輕中國之心其諸延諸衛夙通貢市於薊者及今一申威戒責之革心回面萬一不悛則峻驅而創艾之懲此警彼且以示我之不狃於和也雖然此直為貢市籌耳乃所以握其權而禦之則莫急於內治葢聞宣大之築垣修守已有緒可竟矣第其効非可旦夕睹也漢侯應言繕塞工費久遠至以為累世之功茲欲計一勞永逸宜

量地責成勿恡小費勿蘄速效而又卹畨休之卒簡態飛之士凜然如臨大敵則窺覦無𨦟宣大可久安也薊鎮已無大警而轉輸徵戍不異往時宜稍加調停節財力為經久計南北兵厚薄懸殊卒乖不睦涇原戍卒之怨言可謂殷監即謂南兵未可遽罷無亦量均其衣廪於北兵以廣挾纊投醪之惠間直耗缺無復募補則土著漸增薊鎮可久安也遼左一軍武悍善戰近併其力與諸軍犄角頗聞奏捷然入衛薊

門勞者弗息緩急之勢不相權矣矧其折餉之需視他鎮特菲藉令李牧為將安能驅不飽之士以赴强敵哉誠為之罷免調遣以養其全力而又厚給糧餉使人人樂於從軍則戰氣自倍遼左可久安也陜以西雖帖然無事而居安慮危當不異於諸鎮及是時閒暇選武略守境之臣飭障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皆所以修守待寇而防之於豫者也荅愚嘗歷數載籍雖自古明盛之世未有可盡剷之邊寇無

必不渝之和盟惟制和在我則我之威震制和在彼則彼之志驕何休曰王者不治遠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揚子雲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此治內不治外之說也使吾之內治誠修邊備誠固敵威畏惕息必且怯於戰而懼失於和邊境可以無事倘遂至不逞自受其曲則吾拒之有詞而當之有餘力戰攻驅除亦惟我所為而無不如意豈以其順逆為輕重哉

河套叙

夫邊計博而悍鋭之臣亦或有理先帥之緒而思復河套者乎藉令國家都長安借河套之地以為外屏而益斥遠人可復也長安今不得言重矣我以十萬之衆逐敵而果去也勢不得不設八衛衛五千人而後戍軍何所取調也若移鎮何鎮可移也勢必錯衛所州邑得二萬民戶以配何戶可徙勢必築五六城以犬牙相錯何所取土石材木也敵必爭爭當以兵

數萬衛之何所取餉也河地饒即可屯敵不能無蹂踐乎何以能且耕且戰也敵既失地獨不能合聚諸部而併力我乎諸部即不東獨不能從之而西以取償於京輔乎我竭天下以奉陝而陝不益安乃以京輔委者非策也故曰海道可暫通而河套卒不可復也海縱不暫通吾不可遽而廢其道河套縱可復吾且緩而待數十年之後

河套叙 河套將邊防之一然為國家要害所係故復詳之

河套周迴三面阻黄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陜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邊河逺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黄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敵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寖失其險彼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縁邊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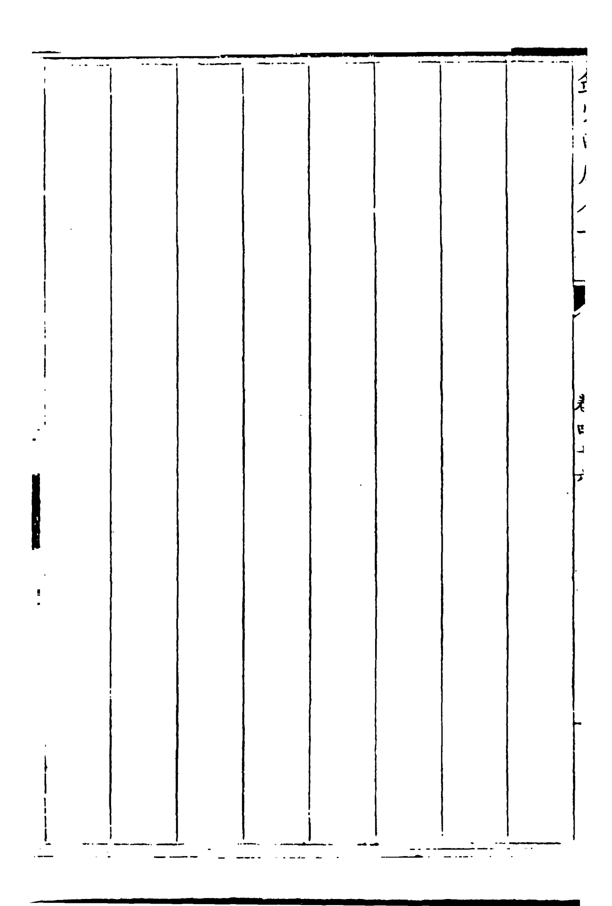
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延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敵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敖拉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没遂為邊境剥膚之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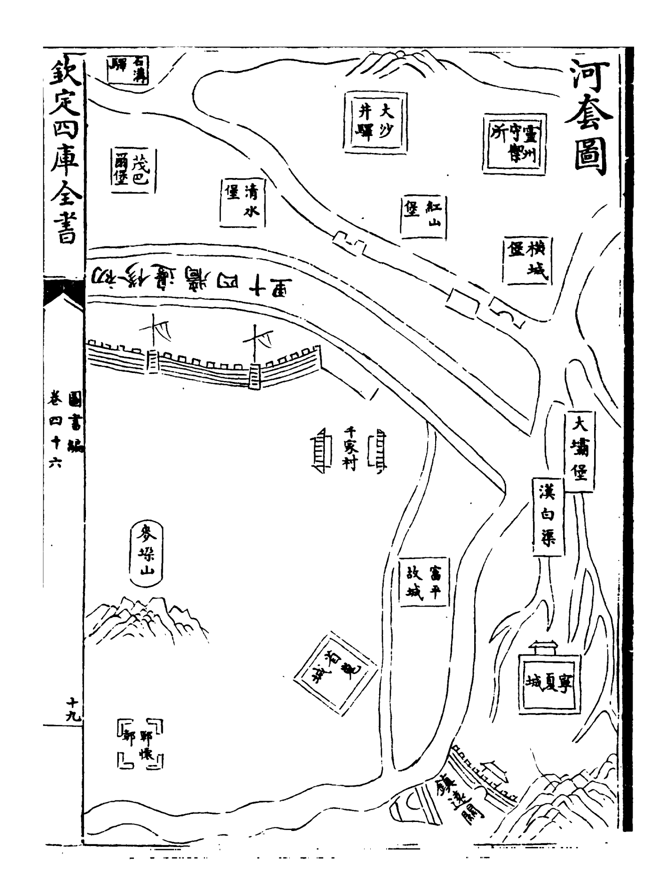
防河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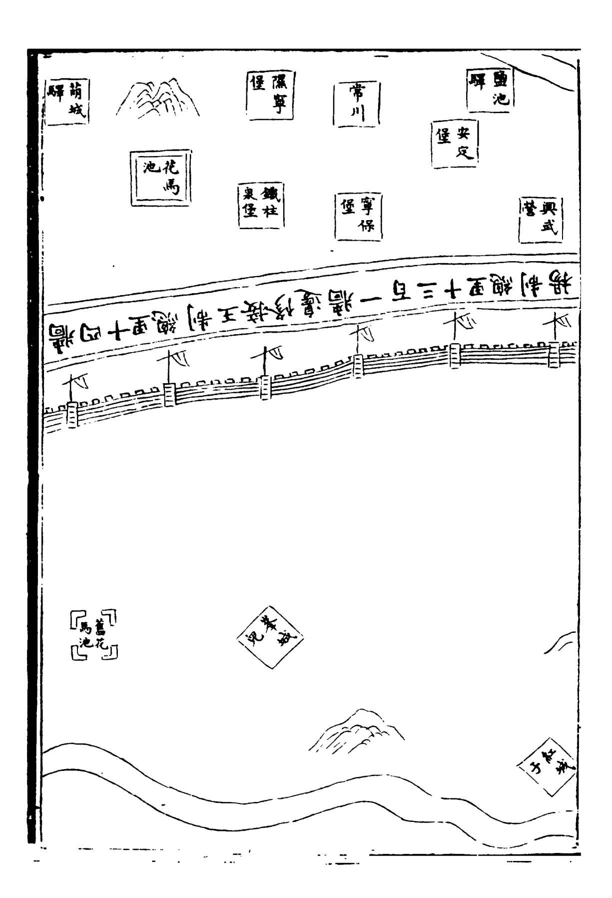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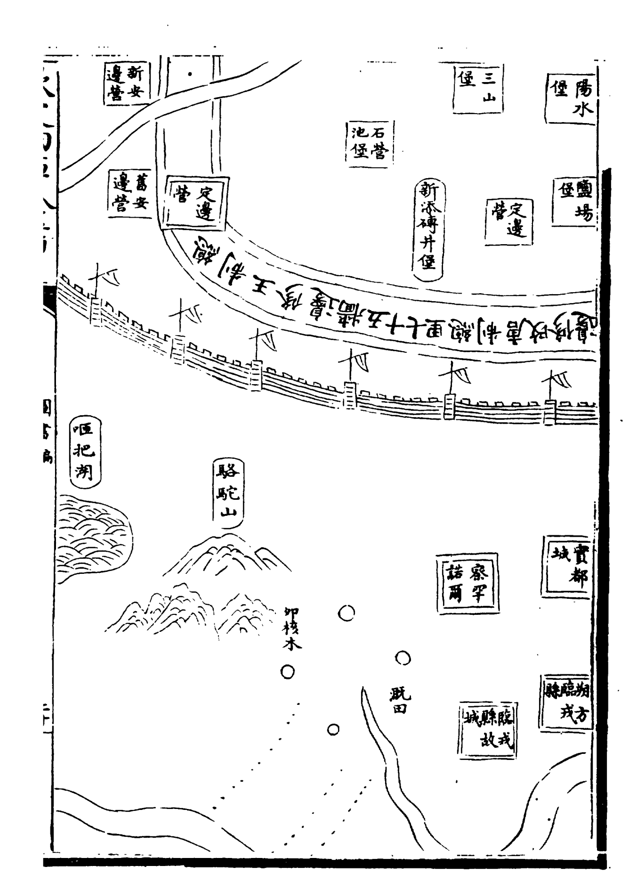
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諳達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内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䕺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黄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黄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黄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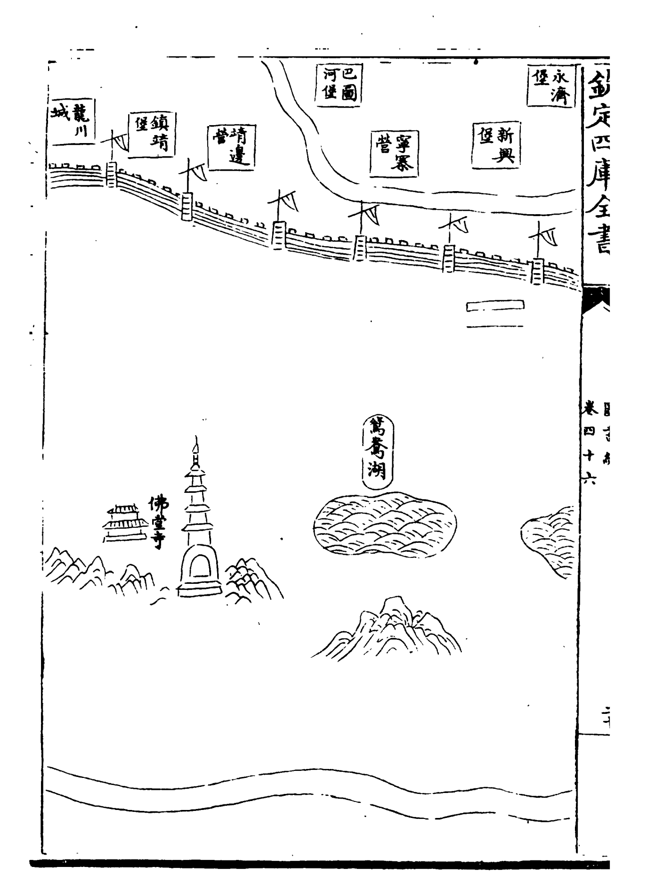
按惟隅一黄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欲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邊防之長策也按薛應旂曰嘗歴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葢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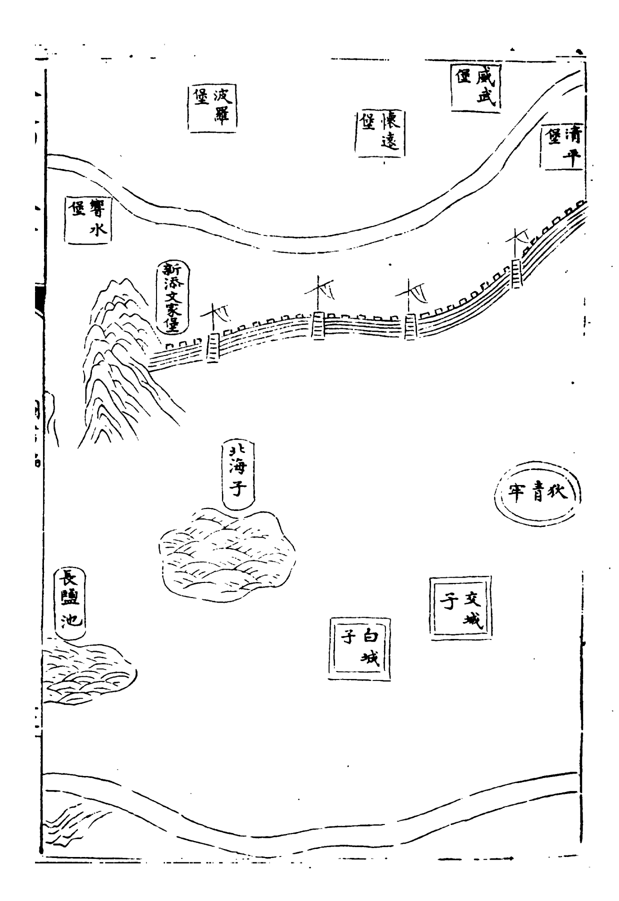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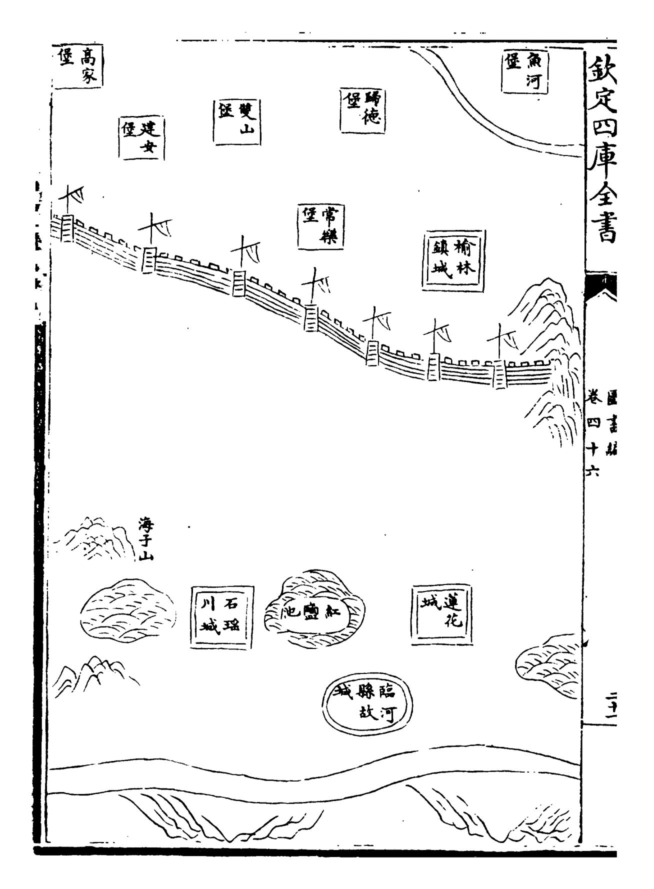

河套圖
石溝驛
大沙井驛
靈州守禦所
茂巴兩堡
清水堡
紅山堡
橫城堡
初移邊牆四十里
千家村
大壩堡
漢白渠
麥垜山
富平故城
省嵬城
寧夏城
鄆懷郡
鎮遠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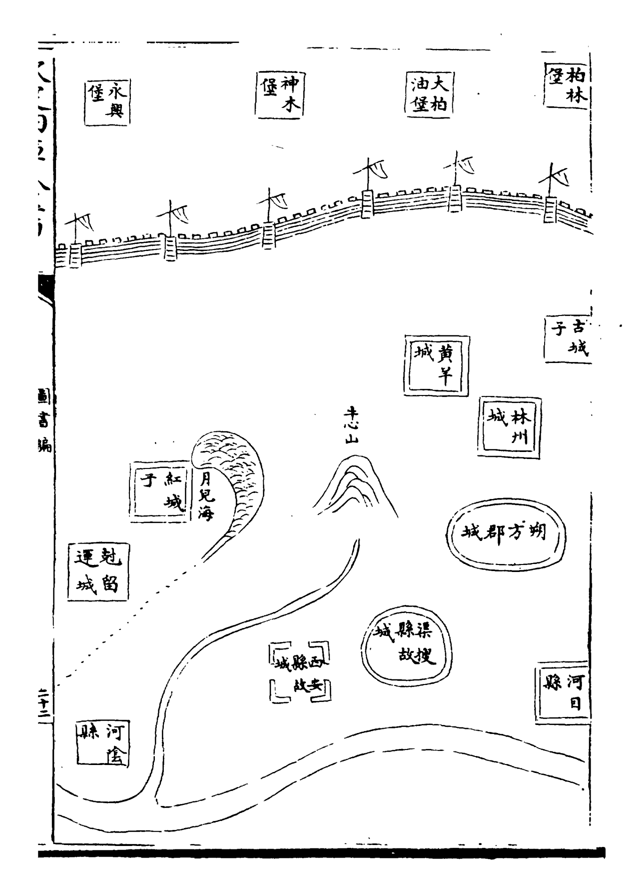

萌城驛
隰寧堡
常川
鹽池驛
安定堡
花馬池
鐵柱泉堡
寧保堡
興武營
舊花馬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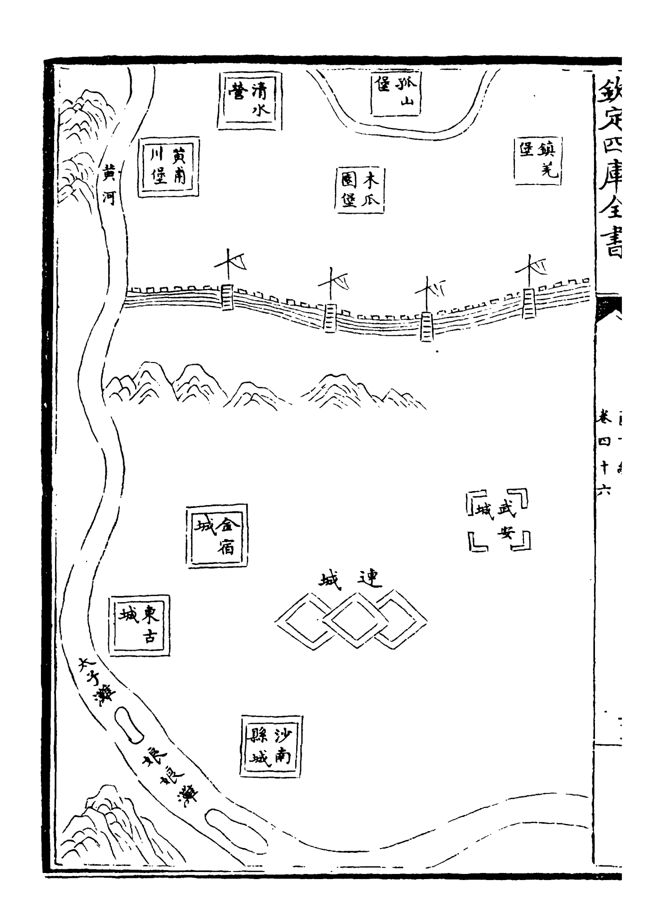

新安邊營
三山堡
陽水堡
石營池堡
舊安邊營
定邊營
新添磚井堡
鹽場堡
定邊營
啞把湖
駱駝山
卯核木
賓都城
察罕諾爾
朔方臨戎縣
臨戎縣故城


龍川城
鎮靖堡
靖邊營
巴圖河堡
寧寨營
新興堡
永濟堡
鴛鴦湖
佛堂寺


威武堡
波羅堡
懷遠堡
清平堡
響水堡
新添文家堡
北海子
狄青牢
長鹽池
交城子
白城子


高家堡
建安堡
雙山堡
歸德堡
魚河堡
常樂堡
榆林鎮城
海子山
石瑤川城
紅鹽池
蓮花城
臨河縣故城


柏林堡
大柏油堡
神木堡
永興堡
古城子
黃羊城
林州城
牛心山
月兒海
紅子城
尅留運城
朔方郡城
渠搜縣故城
西安縣故城
河曰縣
河陰縣


孤山堡
清水營
黃甫川堡
木瓜園堡
鎮羌堡
黃河
武安城
金宿城
連城
東古城
大子灘
娘娘灘
沙南縣城

河套地廣袤略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黄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氷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氷堅故敵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録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

地古天徳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陜西榆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歴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内也

河套處置

按河套之地大河外環此天地設險以界華夷之所虞夏輸貢未嘗外焉自是以來凡中國盛時咸有其

地我皇祖時亦然嘗設立將士阻河以守益因天地之險帝王之軌防外虞靖中夏也後委之裨北人巢穴於内因而侵犯我鄙幾無寧歲矣昔秦取其地募内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武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邊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入匈奴今内郡

民十室九貧有無產有家之民有無家有身之民豐歲尚多缺食稍值饑饉則易於為亂故白蓮赤眉之徒一唱輒和者如蟻往歲流賊橫行海內蠢動山西諸郡皆此輩也保釐大臣誠請旨招募并諸鑛洞壯士悉收蓄之稍加訓練皆精兵也夫然後授以妻室以漸自南而北按周官井田之法給以斯地凡為邑為丘為甸悉如周制但澮洫稍深廣之其廬舍為堡久之食裕倣西戎雕房之式為之可也其始授田給

費半載若種黍時授田給以四月之費可也農暇則訓以孝弟忠信之道師律戰陣之法如是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十年則岐周之政可復匈奴將喙息遁逃不暇又何侵犯之足虞哉然此特大略而已若夫大綱小紀舉而張之以合時宜不失先王之軌以盡經綸之道則在當路君子云

河套事宜

天順五年冬套酋敖拉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

迴三面阻黄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陜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黄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黄河之外元東勝在受降城之東國初敵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敵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禦之築瞭望

墩臺創沿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嵗調延安
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陜西客兵助之列
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敵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
初敖拉出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居
其中以伺機便不時出没遂為邊境剥膚之害矣按
自秦蒙恬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
河南地肥饒外阻河乃立朔方郡因河為固後赫連
勃勃李繼遷皆據此地雄於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

帝據河南之州九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淑園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九邊圖亦謂彼時敵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内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未之究矣况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内而拒戎敵於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敵反入吾之内而吾寧夏之屯反守其外焉不亦傾乎嗚呼唐張仁

慝猶能築三受降城於北以絶敵南寇路而我朝能
因河為固以守河南而使敵得入據以游牧以為關
陝無窮之害我朝將有愧前代矣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夫遠人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
於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皇上聰明聖治法古憲天
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
者是宜舞干羽於兩階内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强敵

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内地殘傷遠邇驚懼夫敵寇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迺爾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人得所據根本既固驅除遂難顧其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未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

仲玁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為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仁愿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省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朔河套復為敵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前元遠遯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犂敵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當是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

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内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從時套内無敵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敵勢未大猶可委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敵帥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内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逮至武廟常欲征之而未能因使敵酋濟農得以據為己有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敵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寇延

寧甘固生民塗毒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於我皇上
乎夫河套自三代以迄於今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
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
年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
備河敵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
益套敵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
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我皇上德邁三
皇功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

圍凡所以攘却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鑒祐之
而當時封疆之臣曽無有為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
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葢軍旅之興國家之重務
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櫱其短者繼踵而至
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況復所
見不同甲可乙否若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
日長冦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
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曰

孽此敵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為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匪但裴度之比可使套衆猖肆蒼生阽危一至此哉夫蔓草未滋為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攖者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具短見上陳睿覽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特賜該

部修邊復套次第施行葢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辨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乃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四十年之謀也敵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敵寇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

為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輕肆侵軼
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
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所永圖也然河套既復猶兼
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為邊則河套永棄邊患何時
而息乎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昧
見可而動相時以成此臣犬馬之忠也謹將復套數
事開坐具本伏惟皇上裁擇
二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

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紀綱既立則戎事可興也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敵驅之出境即沿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

未膽落輒興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為惻生民之陷溺而興之除暴疾敵寇之猖獗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雖在兵精食足以時而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敵勢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為城分畨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廵守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於

衛所犯皆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奬端每軍民一戸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閒一頃是爲閒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名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黄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潦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勇於驅馳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

竣乃於講武之時為禦敵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勅該部預為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有未盡者容臣次第陳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甲兵未練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春月先將鄰邊寇巢剿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略漸雄于焉昭盛明無外之度闡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興

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天以動豫在師中吉矣
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孟軻氏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
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筭在我何往不濟敵之據有河
套也逐水草以往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
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
而守此敵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
冬冱寒水草枯涷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

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强兵攢槽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事勢敵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敵弱不乘因仍怠怯敵强莫禦茍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寇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日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柔

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往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而逃厲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敵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牆可使撻伐如是三年敵勢自衰將遠遯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

修築墩煌一如榆林修守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民牆塹既固耕獲可饒全陜之轉輸漸省而内帑之給發亦寛三秦重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賊之強也來不能禦賊之弱也去不能懲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

八曰備長技漢書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為表裏斯為萬全之術令強敵之長技不異於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伍者乎臣不得

而知也欲求相為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葢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礮毒火飛礮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功比年禦敵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敵兵故來降人口云敵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

備熟鐵盞口礟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作礟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黄三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為表裏庶可鞭撻此方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礟硝黄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鈌壞令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墽烈留以别

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鎗等器原為私藏者例也而盞口礮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為籌邊破敵之公器特勑該部不以為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於山西陜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為復套之資益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敵技精强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復河套議

國家慎西北之防以固封守自東勝而西因河為境益二千餘里自河以南則皆周秦以來朔方故地且其地沃衍有屯牧之利此祖宗之疆理所謂內夏外夷而據險以守者也往以承平弛備敵遂得乘憑要塞出入於吾河套之中百有年來莫有能驅之出境亦罔復有以拓還為意者甚可嘆也皇上喟然嘉與邊臣欲復套之議一代纘承之鴻烈誠在是矣而或者謂黠寇盤據之勢慮不足以逐之夫儲峙之必充

器用之既利將卒之選練戰陣之服閑倡其勇敢而相其機宜傳曰兵義而時動動則威以吾之人民復吾之土地其於順逆之勢何如也或慮其逐之可以復至洪河之險與彼共之者非也葢自東勝内移榆林啟鎮而河套昔時豐膏之壤盡舉而棄之論者徒知敵人蕃牧其中其勢為日盛而不知我兵玩愒積懦實有以相成授之安飽以啟吾疆圉之勞饑納之門庭以勤吾扃闥之備禦豈非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哉今乃曰烽堠之綿長轉餉之懸遠士伍之單弱甲馬之疲羸若將無以守之者愚則曰祖宗守邊之制屯田不可不講也夫河套之地歷代之所列郡兩宋史所載五穀咸宜祖宗時沿邊設備皆有屯營故邊防有策應之便今誠復祖宗之法俟河套既復開衛留屯雜籍兵民署建撫總外則乘塞列隧營壘木譙珠聯不絶庀兵飭堠相警防援使敵人不得攻擾内則制畝分川牛具農器種糧有給誘勤督惰息

訟寛征使吾軍家有葢藏如是則士有餘糧馬有餘芻以戰則克以守則固黄河如帶可以永為天險之防而宣大固寧無窺竊之警所謂敵可久絶吾可恒守可行之策庶其在兹乎

九邊總論

聖王之制馭宇内也在中國宜使其遠近聯屬而不使其散在邊鄙宜使其部落隔絶而不使其合此固夷夏之防萬全之策也何也合則聚衆小而為大分

則散衆大而為小故合則其勢强分則其勢弱也九邊之遠自遼薊宣大以至甘肅在中國可使其隅絶而不通乎自東北强敵以至西番在番寇可使其聯屬而為一乎譬人之一身血脉流通不滯則精神和暢百邪不能為之侵使手足之間或有痿痺而血脉不貫雖若病在一節焉耳久則遂成痼疾而藥亦難効且將漸及腹心矣可不慎哉我聖祖驅逐北人光宅海宇至成祖三犂北庭中國之勢至强盛矣然國

初備邊之制最為詳密洪武間即古營州地建大寧都司東接廣寧西連宣府以為外邊自密雲古北口至山海關以為內邊俱屯重兵以相應援固猿臂之勢也延綏寧夏榆林烟火相望河套之地屯兵要害春夏耕稼秋冬防守至安固也平凉甘肅雄據千里西番北人形禁勢隔不能為患至完善也如此則中國血脈貫而精神强外夷各部間隔不通雖或為邊患而其勢弱矣惟自永樂間以大寧都司地賜諾延

本望其為藩籬之衛而後漸不臣東勝諸延相繼失險故京師遂至單薄遼東宣大遂至隔絶陵寢所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河套千里在元昊時四十餘郡而套居其半亦饒沃之地也因邊臣失防遂使敵衆乘騎飛渡據為巢窟而長城失其障蔽牆堡迭興徒示弱耳哈密實為甘肅藩屏自吐魯番攻陷其地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煩經略未見底定而戎心日驕邊患愈滋矣凡此數地未嘗不建督閫屯重兵也然

大寧河套哈密三險既失敵酋反得以阻隔我矣謂中國之强也得乎今敵酋固已納款稱臣然西北諸酋反畏其威力而諸延三衛皆結為婚姻謂外國之弱也得乎為今之計莫若乘敵酋臣服東北自居庸古北等處西北自花馬池靈州等處西則自嘉峪關至齊勤罕都等處相其形勝度其險要凡邊墻墩堡當及時修築務使睥睨繩屬亭障星聯而督閫屯聚大兵雖各有專方要必如常山蛇勢首尾相應或如

趙充國列燧屯田得以便宜行事而兵食皆取足於本鎮或如張仁愿築受降城於要地使敵部隔絶不敢連結出没以肆憑陵或乘我兵威燀赫之時運長策出其不意直擣長驅使九邊外大有所創不敢陽順陰脅時有窺伺如李牧威匈奴馬可也至於京師西北以宣大為蔽東北以薊州為藩薊州雖宿重兵而練土著為急宣大與敵接壤而又當敵衝可不先事為之備乎噫一方保障萬里長城在得人也自古

及今何代無才如牧如充國如仁愿我朝獨鮮其儔馬何哉使擇之慎信之專待之以歲月不以文法牽制阻撓之當必有胸中數萬甲兵之人在也顧用之何如耳何九邊强悍之足云

圖書編卷四十六